

诺贝尔文学奖 经典书系

邪恶之路

(意) 格拉齐娅·黛莱达◎著

张睿君◎译

The Path of Evil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XI'ER ZHI LU

诺贝尔文学奖 经典书系

邪恶之路

(意) 格拉齐娅·黛莱达◎著

张睿君◎译

The Path of Evil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邪恶之路 / (意) 格拉齐娅·黛莱达著; 张睿君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5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书系)

ISBN 978-7-5396-5611-3

I. ①邪… II. ①黛…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2202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策 划: 武 晶

责任编辑: 姜婧婧

装帧设计: 金刚创意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010)85981657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是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学界一颗璀璨的明星，她是一位很有艺术造诣的女作家。

黛莱达的作品中充满着对自己故乡——撒丁岛的描写，那是一个偏僻、落后却充满着传统原始魅力的海岛。就是在这个容易被绘制意大利地图的人忽略的小岛上，黛莱达生长着，形成了她别具一格的创作，走向了意大利，丰富了世界文学的星空。

在黛莱达十七岁（1888年）的时候，她的第一篇小说《在山上》发表在了罗马的《儿童的天堂》周刊上，之后更有很多部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品发表，在文学界慢慢绽放出她的光彩。

长篇小说《邪恶之路》（1896年）的面世，让她名声斐然，一时间，她的文学创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的众多作品中，她以爱情与道德、罪与罚的这些矛盾为观察点，以古老的撒丁岛生活为背景，以婉约清新的笔法一点点渗透进读者的心田。

在本书中，爱情是以一种命运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和她早期的幻想色彩浓厚的作品不同，爱情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饱受着道德与信仰的折磨，罪与罚的心理忏悔情结大大增强。尤其在女主人公的身上，救赎成了小说的主旋律。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情节发展达到高潮，一对苦苦相恋的情人终成眷属，但是结果却远远不是那么美满。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在恐惧的同时，她也开始了深深的忏悔。在经历了心理上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之后，她的罪孽与痛苦和彼特罗的罪孽与痛苦已经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才是最后的命运。

小说最后玛丽亚回忆里面的场景，是一个象征：罪犯们每两个人排成一行，被锁链铐在一起，向惩罚的地点走过去。没有法官能宣判他们的罪行，心灵上的忏悔是永远的罪与罚。

最后一笔的隽永哀伤，留给读者长久的叹息和怅惘。

本书在写作手法上的浪漫主义情调，突出表现在黛莱达对撒丁岛风俗的描写上，她将原始民间迷信的活动场景描写得非常细致，展示了这种神秘传统的魅力，也展现了撒丁人严酷的性格特征。

同时，小说却是现实主义的。在对于人物的心理以及自然景观的描写上，已经没了她早期作品中梦幻主义的色彩。温馨的农家生活，明媚的田园景观，宗教特点的民俗活动，都是真切的描绘，是真实主义的突出表现，也体现了她越发纯熟的抒情心理小说的风韵。

—

“咚……”玫瑰镇小教堂的钟声沉闷而有力，彼特罗·贝努停下脚步：“刚到一点钟，这些有钱人肯定还在午休，现在去诺伊纳家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还是不要那么早打搅他们的美梦吧！有钱人多么懂得享受生活啊！”

彼特罗停顿了一会，就又继续向圣乌苏拉的方向前行，努奥罗的尽头就是圣乌苏拉。

虽然已经是九月初了，太阳依旧火辣，炙烤着渺无人烟的小路，矮小的房屋在阳光的曝晒下没精打采，小路上留下它们的影子，几条恶狗沿着这层层阴影懒散地走过。

突然，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午间的沉寂，仿佛是这个被太阳烤得炙热的小镇唯一跳动的脉搏，那是远处的蒸汽推动磨盘的转动声。

彼特罗和他忠实的身影在轰鸣中继续前行，从玫瑰镇教堂通往墓地的道路，在他沉重的皮鞋声下仿佛有了生气。通过这条道路，他就可以到达圣乌苏拉附近，他不禁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观看路边杂草丛生的菜地，几棵无花果树和杏树，还有几块简陋的席棚遮挡的小院。最后，他走进了一家小酒坊，这个酒坊门口的招牌上不知道为何竖了一把扫把。

酒坊的老板是托斯坎纳人，曾经做过烧炭工，有一个水性杨花的老婆。他喜欢把他的酒坊叫作货栈。此时，他正躺在他的货栈仅有的一张长凳上，看到来人，不得不站起来让位。

他斜了一下眼睛就认出了来人，于是他眨着那双精明狡黠的大眼睛笑着看着来人。

“你好啊，彼特罗，你到这里来干吗？”他用奇怪的口音和彼特罗打招呼，

那是纯粹的锡耶纳口音，但是里面却夹杂了撒丁岛上的方言，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当然是有事才来的！快点把酒拿来。”彼特罗带着一点点轻蔑回答。

托斯坎纳人递来了酒，依旧用他那双精明的眼睛看着他，不怀好意地笑着。

“我知道你准备去哪，不然我们打赌。你是要到尼古拉·诺伊纳家去吧？你要去他家做仆人了。我很高兴多了一位你这样的顾客。”

“你是怎么知道的？”彼特罗问道。

“我当然是从我老婆那里听到的，你知道，娘儿们无所不知。她可是从你的相好萨碧娜那里知道的……”

一想到萨碧娜跟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有来往，彼特罗心里一阵不自在。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架势，表面上镇静自若，可骨子里却有一点冷嘲热讽的味道。

其实，萨碧娜并不是他的相好，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次收获的时候，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当时，他躺在打谷场上睡着了，在梦里，他娶了她。萨碧娜长相俊美，白皙的皮肤，甜美的笑容。她对他也很好，仿佛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但是，他从梦中醒来后，却花了很长时间去做决定，因为他还没有想好向她表露心迹……

“你说的这个萨碧娜究竟是谁啊？”彼特罗看着染红的葡萄酒杯，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好了，不要装傻了，当然是尼古拉·诺伊纳大叔的侄女啊！”托斯坎纳人说道。

努奥罗人习惯把年龄大的人喊作大叔和大婶，而托斯坎纳人把男孩、女孩、老爷和太太们统统都叫作大叔和大婶。

“真的，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萨碧娜说了要我去尼古拉大叔家帮忙吗？”彼特罗依然没有说实话。

“不知道，我想，也许是吧。”

“嘿，你这个外地人，你真的闲得没事干了。”彼特罗撇了撇嘴，“随你怎么想吧。换句话说，我是不是去尼古拉大叔家帮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再重复一遍，我会非常高兴你去他们家干活。”

“是吗？那么，请你告诉我，诺伊纳家是个怎样的人家？”

“你既然是努奥罗人，你应该比我这样一个外乡人了解得更清楚啊！”酒坊老板不屑道。他手拿着纸制的鸡毛掸子上下飞舞，想赶走水果筐上纷飞的苍蝇。

“一个住得很近的外乡人一定要比我这个住得很远的本地人知道得多啊！”

酒坊老板一边絮叨着一边驱赶着纷飞的苍蝇，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农妇。

“你是知道的，诺伊纳家可是附近这片地方最富有的人家了，他们也是努奥罗人，跟你一样……”

“不会是真的吧？难道他老婆家真的是当官的吗？”

“他老婆家当然是了，可他是哪里人，连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很小的时候，他和他爸爸一起来到这里。他爸爸就是个货郎，倒买倒卖，把劣质点灯的油收进，然后再当成好的油卖出。”

“那他们可就发财了。不过不要说别人了，难道你的酒里就没有兑过水吗？”彼特罗看着他一边感慨，一边将杯子里剩下的酒一点点倒在了地上。

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出于本能地在为自己未来的东家辩护了，也许这也是在维护他自己吧。

“在努奥罗，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一家酒坊的酒能比我的酒更纯正了，不相信的话，你去问尼古拉大叔吧，他可是个行家。”对方答道。

“真的吗？那么他是个酒鬼吗？听别人说，他上个月从奥利埃纳回来的时候喝醉了酒，从马上摔了下来，还摔断了一条腿。”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也许是他尝了太多的葡萄酒了吧！因为听说他是要去买酒的。不过他摔断了腿倒是事实。所以他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能干而且信得过的人来给他帮忙了。”

“那么，他的老婆呢？她是个怎样的女人啊？”

“从来没有见到她笑过，简直就像是个魔鬼啊，是个十足的势利小人。不过这里的阔太太们都一样。她们因为有个葡萄园、一个牲口圈、一个牧场，又有马又有牛，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难道对你来说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吗？还有，他们家的女儿，那个姑娘呢？她又是怎样的人？会摆谱吗？”

“你说的是玛丽亚吗？哦，她可是个漂亮的姑娘啊！听好多人说，她是个好人，从不摆谱，还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主妇。不过我认为她看上去比路易萨大婶更能摆谱。还有，这两个女人很小气，可是尼古拉大叔却很大方，很爽快。不过，尼古拉大叔在家中没有地位。可怜的大叔啊！”

“哦，这个跟我可没有什么关系。”彼特罗应声道，他看着酒坊老板那紧紧握住的拳头，又说道，“只要她们对我不小气就行了。”

“看来，你是真的打算去他们家做工了？”酒坊老板停下手中的活。

“要是他们对我不小气，我就去。他们家有没有雇用别的女仆呢？”

“不不不，他们家的人全都是自己干活的，不论男女，什么样的仆人都不用。玛丽亚非常能干，她常常自己去溪边洗东西，自己扫院子还有门口的路。这对有钱人来说简直是耻辱。”

“怎么会是耻辱，干活又不丢人。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其实他们并没有很多钱嘛！”

“可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有钱人啊！他们存在于一群穷苦的人当中，会觉得自己鹤立鸡群，特别是这些女人啊，她们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女王。不过，玛丽亚的这种态度并不明显。可是，路易萨大婶却不一样，她给人的感觉总是万事不求人，她是有钱人，家具房子首饰一应俱全，抽屉里堆满了金银财宝。她看不起任何人。就连尼古拉大叔都管她叫王公太太。玛丽亚经常和邻居们去广场上乘凉，她可不会，她只会靠在自己家的门口，不管谁从她面前经过，都会看到她那个高傲的样子……”

“那么，那个男东家，他是不是个会摆谱的人呢？”彼特罗望着炙烤得发烫

的小路的尽头，打断了对方的话。

“哦，亲爱的，他可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跟谁都会开玩笑，而且总是装作很缺钱花的样子。”

“那么，他们是个和睦的家庭了？”

“应该吧，外人看来他们就像是一个窝里的鸟儿，父慈女孝妻贤，可是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家的底细。”

“是吗？你的消息真的很灵通啊，人家的家长里短你都知道。就像广场上聚在一起聊天的大婶们……”彼特罗又摆出那副瞧不起人的架势说道。

“这可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我能怎么办？大家都会来到这里聚会，喝酒聊天，自然听到的比别人多。我可是现买现卖啊……”

“那么，以后如果我要是有想了解的事，就到你这来。”

“我感觉你以前就来过……”

彼特罗解开皮腰带上系着的一个小布袋，从里面掏出一枚银币，递给了酒坊老板。“给你钱。你老婆去哪了？”

“无花果已经成熟了，她去那边了。”对方一边回答，一边在柜台上敲了下银币，以辨真假。

酒坊老板的老婆可是个相当美丽的女人，拥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彼特罗曾经和她厮混过几个小时。一想到这里，他不禁想起了未来东家的女儿，便又问道：

“那玛丽亚呢？她是个本分的人吗？外面人对她是怎么看的？”

“你怎么会问这种事啊？”对方叫道，“尼古拉大叔的闺女吗？她可是非常守规矩的人哪！”

“那么，她至少也会跟人家有点什么吧？”

“那是不可能的，她很挑剔，那个娘儿们……”

对于诺伊纳家，其实他还有很多想知道的事，但是他又怕这个外地人会告诉他们家，于是他打算离开。

“希望我们可以再见面，彼特罗。去跟尼古拉大叔签订雇佣合同吧。他终归

是个好人。如果你态度强硬点，你会发现，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

“好吧，谢谢你的忠告，不过我可不到那里去。”谁都听得出彼特罗又说谎了。并且，他一出酒坊的门，就径直朝诺伊纳家走去。

高墙后面那栋白色的小房子高傲地伫立在一群低矮的棚户中，仿佛在用轻蔑的眼神看着它们那茅草的顶棚，这些低矮的棚户在灰尘弥漫的小路上渐渐伸向远方。那扇虚掩着的红色的大门被彼特罗轻轻推开，他走进去，看到干净整齐而且宽阔的庭院，庭院里面铺着石块，被太阳晒得发烫。院子右边的棚子是用来做牲口棚和储藏室的；院子的左边就是小楼，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耀眼的白光，楼梯是花岗岩的，铁制的栏杆上簇拥着满满的紫色石钟花，小楼在它们的点缀下显得格外亮眼。

一辆撒丁岛的大车，一些旧轮子、犁耙、铁锹、牲口套，还有马刺和木棍，这些农具规整地摆放在院子里。

在楼梯下面紧挨着有两个门，靠里面那个有熏烤的痕迹，上面还有个后门，能看得出来，这是厨房的入口。

彼特罗走到那个敞开的小门旁，往里面看了看，然后行了个礼。

“您好，在忙吗？”

“进来。”里面的女人回答。那是个矮胖的女人，围着一条用咖喱香料染黄的布头巾，长长的脸蛋，白皙的皮肤，神色淡定。

彼特罗推开厨房门，走了进去。“我有点事情想跟尼古拉大叔谈谈。”

“我去叫他。坐那吧。”

路易萨大婶庄重缓慢地走上楼梯。这时炉灶已经熄灭，年轻人坐在炉灶前，仔细端详着这个厨房。它跟撒丁岛所有的厨房一样宽敞，有砖砌的地板和秫秸编织的天花板，有铮亮的大铜锅、烤面包用的炊具、大大的烤肉叉和木制砧板，它们都被挂在棕色的墙壁上。在大炉灶的其中一个炉口上，放置着一个精致的钢制咖啡壶。

在厨房里，彼特罗还看到了一个藤篮，里面装着烹调必备的东西和一件女式

衬衫，这件女式衬衫看起来应该是玛丽亚的针线活吧，因为上面有刚刚开始绣的撒丁岛式的图案。那么她去哪了呢？彼特罗突然想到。也许她去溪边洗衣服了吧？因为他来了那么久，竟然没有看到她。

过了好一会，路易萨大婶回来了，白皙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嘴巴紧闭。彼特罗注意到，虽然天气很热，但是路易萨大婶依然系着围胸。然后，尼古拉大叔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一看到那红润的脸庞和炯炯的眼神就知道尼古拉大叔是个非常好说话的先生，那么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怎么样啊，小伙子，过得还好吗？”主人一边问，一边吃力地坐在那张宽大的椅子上，椅子上面垫着柔软的草垫。

“很好啊，先生。”彼特罗回答。

尼古拉大叔伸伸那条好腿，表情好像很痛苦，他的嘴唇微微努了努，不过他很快就恢复常态。路易萨大婶移开了灶上的咖啡壶，又开始织起毛线来。她身穿一条绿色围边的粗毛裙子，身材是那么矮，那么圆，依然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黄色的头巾下那张让人猜不透的大脸，紧闭的嘴唇，明亮但是阴冷的眼睛，让人感觉很有距离。就像她的丈夫看起来很容易让人亲近一样。

“先生，我知道您现在正在找仆人，要是您愿意，我可以来干活。我和安东尼·基苏家的合同到九月份就结束了，如果您愿意的话……”彼特罗一边说，一边摆弄着他手里的黑色长帽子。

“哦，小伙子，我跟你说了件事，你可不要生气啊！”尼古拉大叔用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盯住彼特罗说，“你的名声可不是很好啊……”

彼特罗也有一双明亮的灰色眼眸，他看起来毫不在乎地接受尼古拉大叔的审视，尽管他耳朵已经开始发烫，但是仍然装作若无其事。

“那就请您再打听打听吧……”

“不要生气，这些只是道听途说的。”路易萨大婶接着说，但是好像看不到她的嘴唇动过，“尼古拉说话不知轻重。”

“怎么会这样呢？我的路易萨大婶！别人怎么会这么说我？我白天在外面干

活，晚上回来睡觉。我对东家毕恭毕敬，当然也包括对女人和孩子。我不管到哪，都会把那里当成我自己的家。我也从来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别人会那么说我吗？”彼特罗争辩的时候涨红了脸。

尼古拉大叔面带笑容，不住地看着他。彼特罗那嫩红的嘴唇、年轻的牙齿跟他那上下不同颜色的胡子，显然不是很相配。

“算了吧，孩子，人家只不过说你脾气不太好，容易冲动，会打架。”尼古拉大叔叹了口气，“你看，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点火气了。要不要给你个棍子？”

尼古拉大叔顺手将旁边的木棍递给了他，意思好像是让他去打架，彼特罗有点腼腆地笑了。

“是这样的，先生。我没有掩饰自己的过去，我顽皮淘气，我上树爬墙，甚至还和人打架，还曾经在没有被驯服的马背上跳来跳去，可是谁小时候没有过呢？”彼特罗承认，“可怜的妈妈忍无可忍，甚至把我捆在家里，我能把绳子咬断然后再逃跑。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妈妈就去世了，然后房子也漏了，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挨过饿，受过冻，还生了病。我还有两个年迈的姑父，他们也曾帮助过我，可是他们也很穷。这时候，我好像才有点懂事了！唉，让一切都过去吧！我得要吃饭，我得要活下去啊！那时候，我开始去做仆人了，我学会了干活，学会了听话。我要挣钱修补我那破烂的小房子，置办辆大车，然后再买牛养狗，再娶个老婆……”

“哈哈，是啊是啊，要想娶老婆，就要先能养活自己……”尼古拉大叔借用了撒丁岛的一句俗语。

路易萨大婶一边听他们的谈话，一边继续面无表情地织着她的毛线，嘴角边一条细小的皱纹扰乱了她脸上的平静。

“这些穷光蛋，自己都没有饭吃了，还想着娶老婆！”她在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口。

“好了，那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合同吧，看看能不能谈得拢。”尼古拉大叔用手中的棍子敲打着灶台上的石头。

果然不出所料，一切顺理成章。

二

九月中旬，彼特罗来到了诺伊纳家，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那是个阴沉的夜晚，这个夜晚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就像是一个悲惨的梦魇。

母女二人带着冰冷的、猜忌的神情接待了他，他走进厨房的时候还没有点灯，他把大衣挂在了靠门的角落，突然，他感到一阵心酸。

玛丽亚先点燃了灯，然后给这个新来的仆人倒了酒。

“喝吧。”她死死地盯着彼特罗看。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彼特罗说，他一边喝酒一边也盯着这个年轻的女主人，这是一种专门给仆人和穷人喝的中档葡萄酒，发红的酒杯映红了他的脸颊。

他们的距离是那么近。他们可以说是俊男美女了，各自穿着和自己身份相符的衣饰。他们是那么相配，不过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将他们隔开。

彼特罗身材健硕，却并不呆板，他的衣服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干净，但是相当得体。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红色的外衣，内里是厚天鹅绒的，好像因为穿得太久而磨去了原有的颜色。外面罩了一件没有衣袖的小羊皮的罩衫，漂染得粗糙，可是做工比较精细，剪裁也很得体，还有红线作为装饰花纹，衬托出他的风流倜傥。紫铜色的脸庞有着清晰的轮廓，前额上的黑发和尖尖的山羊胡须拉长了他的脸庞，灰色的眼眸目光柔和，炯炯有神，这跟那浓浓的眉毛和有点轻蔑的嘴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轻的女主人也是身材高挑，精明干练，棕色的皮肤，乌黑卷曲的秀发编成一对粗大的麻花辫，肌肤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着金色的光芒，晶莹细长的眼睛低低垂下，镶着珊瑚耳坠的金耳环和玲珑小巧的耳朵浑然一体。看到她就会让人想起那些在阳光和大地的滋润下诞生的阿拉伯女人，像野生的浆果，又酸又甜。玛丽

亚侧面的轮廓相当迷人，纤细的鼻尖，下唇和下颚的线条精致而且分明，微笑时腮上会有两个小酒窝，所以，她很爱笑。

也许正因为这些，他们对彼此并没有好感。

路易萨大婶依然还是那身装备，围裙和黄色的头巾，她正在准备晚餐；尼古拉大叔还没有到家。

彼特罗小心翼翼地坐在门口的角落，仔细端详着这两个女人，带着好奇和疑惧的心情。

“明天开始你要到我们谷底的牲口圈去了，你知道在哪吗？”玛利亚问。

“当然知道。”彼特罗抬起头，依然带着他特有的轻蔑表情。

“那么你也知道我们的葡萄园紧挨着牲口圈吗？”路易萨大婶接着问，但是并没有转身。

“是啊，这个我也知道。有谁不知道那是你们的葡萄园呢。”

“那倒是，我们的葡萄园可是巴德马纳谷最美的葡萄园了。为了它，我们可没有少花心思。”路易萨大婶自豪地说，“尼古拉·诺伊纳又花钱又花时间，他几乎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了。我们最终有了个很棒的葡萄园啊！”

“这个我也是知道的。”彼特罗应付式的回答就像是回声，但是却带了一点凄凉。

“我会常常去看你的。”玛利亚说。接着，她将一瓶酒放在彼特罗的面前，然后将一大篮面包、干酪、肉和土豆放在了一个板凳上，同样搁在了彼特罗面前。

“吃吧，爸爸已经回来了。”

果然，静谧的院子里响起了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彼特罗一想到和善的尼古拉大叔，心情好像就好了起来。

“你已经来了，欢迎你。”东家主动跟他打了招呼，走进厨房，“这是个糟糕的夜晚，我的腿那叫一个疼啊，都赶上女人生孩子的感觉了。好了，我们一起吃饭吧。做个痛快的人，贫穷，但是痛快。”

尼古拉大叔坐在没有桌布的桌边，女人们放下篮子，也开始吃饭。

他们会停下说话，但是听起来却不热闹。吃完饭，彼特罗就跟东家请了假，因为他和一些年轻人有约，要一起去唱努奥罗的民歌，他们还会走到心爱的人的家门口，去唱给她们听。

彼特罗也想到萨碧娜房东家门口去唱：

你把我的心偷走了，金发女郎……

以后的几天，彼特罗一直在牲口圈工作，同时还要看管葡萄园中快要成熟的水果。

玛丽亚真的几乎每天都会去谷底，就像她说的那样，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马。看上去她对年轻的仆人漠不关心，因为她好像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

在溪边建土堤的时候，他看到了玛丽亚在一行行泛着紫色光芒的葡萄架中间逛来逛去。葡萄园的上方，奥托贝内山上的岩石反射着太阳的光亮，岩石的上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没有风的山上一条条藤蔓纹丝不动，仿佛心事重重。

山谷的两侧长满了野生植物，有灰绿色的无花果和橄榄树，当然，不能缺少翠绿色的葡萄枝蔓。有几块岩石好像是从山上新落下来不久，矗立在潺潺的溪水边。这条涓流不息的小溪给谷底的菜地带来一阵阵清凉。岩石上爬满了常春藤，荆棘和灌木丛中新开辟的小路顺着山势时而上时而下。在大片大片的无果树顶端，茂密的、层叠的树叶掩盖下，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些树都诞生在陡坡上，沿着坡面向上生长。

在翠绿色的葡萄丛和橄榄树的映衬下，身穿一条灰色碎花裙子的玛丽亚上身那件绿丝绒的紧身背心显得那样柔和和鲜艳。她轻盈地穿过葡萄架，动作敏捷灵巧；她俯下身去仔细观察每一挂葡萄，又直起身来轻触那些即将成熟的果实，然后又用竿子拨弄金色的无花果。她也像是这肥沃的山谷结出的一颗硕果，拥有着葡萄藤般的韧性和无花果肉般的丰满和成熟。

然而，也正像无花果一样，她不懂得隐藏自己的锋芒。彼特罗斜着眼睛看着她，感觉她瞧不上他，甚至对他还有猜忌。

“她怕我拿她家的东西，她到这来是盯我梢的，要是她找我的茬，我一定会

教训她。我要给她一个耳光。”彼特罗心里想。

但是，事实上，玛丽亚并没有找茬，她对他的话只局限在指挥他做这个做那个。

玛丽亚态度冰冷，架子十足。彼特罗开始有点恨她了，甚至希望她快点滚出这牲口圈，他再也不想看到她伪善的面孔和监视一样的目光了。这一切都是对他的侮辱。

“真的像托斯坎纳人说的那样，这家人从未雇用过仆人。”他想，为了争气，他更努力地干活，一丝不苟地、仔细地照看着这个果园，再不起眼的果实他都不会去碰。

十月的一天，他正在园中修剪葡萄枝条，以便这些累累硕果能够更好地接受阳光的洗礼。突然，玛丽亚来到了他的身旁，说道：“你好像从来不吃葡萄啊，彼特罗？”

“这样，不是更方便你点数吗？”他抬起眼睛，依然带着他那招牌似的、有点轻蔑的表情摇了摇头。

玛丽亚听到了这句话，涨红了脸。瞬间，她明白了自己是自讨没趣，但是，机智的她又很快地、婉转地改变了话题。

“彼特罗，后天，我们开始摘梨吧！”说着，她用手遮挡在眼前，这样可以更好地眺望葡萄园尽头那一排排梨树，那上面结满了黄澄澄的果实，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蜡一样的果实好像快要融化了。

他也顺势向梨树那边望去。

“你们说了算。”

“你听好了，后天，你上午负责摘梨，我下午骑着马来取。四筐就差不多了吧？你说呢？我可以跑两个来回。”

这时，彼特罗已经抱着剪下的葡萄枝走远了，她紧随其后。

“今年的梨结得又多又好！去年我们家的梨全都被别人偷光了，今年我要把它们都卖掉，最少能赚二十里拉。你觉得呢，彼特罗？”